

我转头去看，只见一男一女站在院中。男人疏瘦，反穿着一件羊皮褂子，眉头深锁。女人稍显富态，穿一件白毡袍子，盘绕在头上的发辫有些松散，微笑里透露出些许疲惫。我发现，她的面容与我母亲是那么相像，正当我想细看时，院中的天光倏然暗淡了下去。我朝楼口唤了一声：“阿妈——”声音里的慌乱，马上惊动了锅灶屋里的母亲。她快步走到楼口，欣喜又惊奇的表情在脸上变化，她朝我身后喊道：“思姐。”

此时，院中的两个人已经站在了门口，女人朝着楼口答应，锅灶屋里的白炽灯照亮了她的眼睛，有两点晶莹的光在闪动。母亲又看了看她身边的男人，喊了一声：“吉牧。”母亲的唤声有轻有重，仿佛他们一个是白天一个是晚上。很快地，母亲让出楼口请他们上楼去，我也抱着柴让到边上。名字叫思姐的女人，敛裙袍，踩着沉实的脚步上楼去了，掠起的风，吹偏了我额上的刘海儿。随在她身后的吉牧，停在我面前，伸出瘦削的手来梳理好我的刘海儿，又从我手中接过松柴，无声地上了楼。

我感到了轻松，身体像长出了许多手足，我学着一只爬虫的样子，慢慢地爬上楼梯，只露出头在楼口上仔细地察看火塘边的动静。母亲并没有请两位客人落座火塘正上方的庄重位置，他们双双坐在靠壁橱的侧座上。火塘上的茶壶里熬煮着奶茶，边沿煨烤着五六只麦饼，再看看母亲系在腰上的黑围裙，干净到没有沾染一点埃尘，我猜想，她定然又受了梦的启示，事先知道今天家中要添客人。平日里，母亲系的那条黑围裙像一面旧画布，绘在上面的画每天都不同：有时是带着指纹的糌粑面和玉米粉，有时是几片青黄的豆角叶子。

母亲往两只大木碗里盛茶，又取出麦饼三吹三打后递给两位客人。思姐掰开麦饼，热气顿时升起，她像闻到了一场秋天似的，脸上随之舒展开丰足的表情。母亲朝我隐密地招手，我就从壁橱里取出装酥油的竹篾子，打开来，用竹片子切下一块酥油，放进思姐的茶碗里，酥油沉到底底，金色的油面子在碗口融化。我又切下一块酥油，放进吉牧的茶碗里，他用双手捧起碗口表达谢意。

思姐放下麦饼，端起茶碗，用很轻的力量吹开茶面子，深深地喝下一口茶水。茶碗挡住了她那双看不出心意的大眼睛，还有高挺的鹰钩鼻，绛红毛绳编成的辫子盘绕着头顶的黑头帕，加重了她的肃穆。

思姐放下碗，见我正从母亲的臂弯下凝望她，用心进食的神色立即就温和了。她噙起嘴，发出羊绒一样柔软的声音来呼唤我，同时朝我打开双臂。我被眼前这突然发生的温暖力量吸附了一样，从母亲臂弯下起身，一步奔向思姐的怀抱。思姐用那噙起的嘴唇在我额头上深深地印下去时，我听到刘海儿发出了“嘶嘶”的摩擦声，像也体会到那亲切带来的无法遏止的愉快。思姐一手抱着我，一手伸进胸前的对襟里摸索着，随即，她取出了一方折叠起来的花手帕，在我眼前打开，露出了几块银圆来，不细看还以为窗户外照进来的一小片月光。思姐打开我的手掌，捡起两块银圆放进我的手心里，它的分量使我的手往下沉了沉。她托起我的手说：“丫头拿它打两副银耳环戴。”我握紧那银圆，把头靠在思姐胸前，这是我收到过的最贵重的礼物了，我觉得自己应该这样亲昵地表达谢意。思姐的温热气息从毡袍子里散发出来，那么像一头陌生又暖和的白兽。

坐在她身旁的吉牧朝我一绽

微笑，表达他同思姐的心意一样。

我的头依偎在思姐胸前，听到她内里隐约响着遥远的呼哨声，那声音随着她的呼吸升起又落下，又一次升起时，没有落下。思姐陡然咳嗽了起来，很猛烈，像那呼哨唤来了一场雷声。咳到最后，她用手掩住口，也挡不住带有贝母草味的呼吸冲击着我的头顶，一阵又一阵灼烫。我从思姐怀中起身，握紧拳头去拍打她的后背，只三下，咳嗽就停止下来了。她的脸因为咳嗽而涨红了，眼睛也布上了红血丝且噙满泪水，像她的眼睛害病了一样。她对我微扬起嘴角，惭愧之意却已经掠过眉头，她的眼泪就快溢出来了。我看见自己在那双眼睛里模糊不清，不再是我了，泪水一落下，我就会在那眼中断绝了。一时间，我分不清那是思姐的眼泪还是母亲的泪眼，我的心因为疼痛而紧缩起来。思姐看出了我内心的混乱，她一把拾起围裙，快速地揩擦起那双眼睛，我又重新在她眼里明亮生动起来了。

我转身回到了母亲身旁，把脸藏在她宽大的袖子后方。我低下头，几乎想要发出一声哽咽来缓解心痛时，紧握的手指缝里散发出了幽微的光，是那两块银圆。我借着火光细看，一面印着龙纹图案，另一面是四个方方正正的大字。我细致地抚摸龙头、龙爪、龙须，正当我要将手指送到龙口的时候，火塘边响起了思姐微颤的声音：“我把丫头吓到了。”

母亲不言语，起身为思姐和吉牧续茶，再坐回时，她抬起崭新的围裙出乎意料地掩面抽咽了起来。吉牧见到这举动，他原本就有些暗黄的面容更加深沉了下去，像一棵树在快速枯萎。母亲取下围裙时情绪已逐渐平静，她大而温和的眼睛看着火光，松柴上蓝幽幽的火苗在为她跳起舞。母亲拿起火钩敲下松柴上的木炭，火苗就更加旺盛了。火光重新照亮了屋子，照亮了思姐和吉牧。吉牧看着母亲，揉搓着自己的双手，并发出低哑的声音来回应她无声的疑问：“早些年那次坐月子，她一夜一夜地站在窗口望月亮，望娘家七日村的方向。背心受凉了，就得了这咳嗽病。年年香椿发芽的时候，她的咳嗽就会加重。我想，今年再不能拖了，趁着香椿树还没有发芽，就带她来镇上医治……”

思姐又嗽了一声，吉牧的话在这时停了下来。思姐对吉牧说了一句他家乡的普米藏语，那语气委婉而克制，可那句话一说出，就使她和吉牧都像站在了飓风的冷风里。吉牧不再说话，我们与他一道沉默。我把头靠在母亲的膝上，枕着她的新围裙，手里握着焐热的银圆。我想象着自己戴着一副银耳环，经过傍晚的村道，遇见的人会以为一弯细细的月牙伴随着我，他们会微笑或朝我点头。我透过跳跃的火光去看思姐和吉牧，他们在火光中颤动，在融化……

我慢慢合上眼，就来到了一片静谧的古茶林，树荫十分洁净。我摘下一片茶叶嚼在口中，在暮色中大步朝着半山上的户人家走去。在一间普米锅庄门口，我看到木窗前站着一个年轻女人，月光照着她

# 手帕里的月光

◎南洋仁

我从底楼昏暗的柴房抱出第三捆松柴，转身上木楼梯时，恍惚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唤我的名字，声音像一只走失的岩羊子在呼唤雾霭中的同伴。

的背影轮廓，仿佛她是透明的且发着微光。她在忧伤地低声哼唱一首童谣，使我听着听着就落下了眼泪。我想替那首童谣喊她一声阿妈，我的声音就已经脱口而出了。女人似听到了呼唤，蓦地转头来看，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眸在虚空中逐渐黯然。我一声不响地钻进了女人身后的毡毯子里，我没有闻到奶香气，那童谣的节奏轻拍着我进入了睡梦里……

一个东西打落在我身上，我从梦里醒来，一个干松果从我身上滚落到火塘边。半开的木窗照进来明亮的日光，火塘里盛满了雪白的炭灰。我拾起干松果，掰开一瓣木鳞片，里面嵌着一对松子。我取出松子，丢进嘴里咔嚓一声咬出松子仁吃起来，满口是绵密的清甜

味，梦中的歌声早已模糊不清了。

“喜惹——”

听到唤声，我飞奔向楼口，一个女孩的半截影子落在门口上。我飞速下楼，声音像滚落了只只嫩玉米棒子。这声音眼看就要碰到那半截影子时，影子很快地退后了几步。我一步跳出门，见满秀乖巧地站在院中。她穿戴整齐，一双手揣在一条新棉裤的裤兜里。我看见她的手在裤兜里动了动，她便不再隐藏，从裤兜里取出两只雕刻了小孔的杏核展露在我眼前。站在村口平石板上，我们嘴对住杏核的小孔吹奏起来，黑岩子上慢慢移动的羊群停止下来，朝着平石板张望，有两只发出了鸟叫般的回应。正当我们沉浸在这和音里时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洪亮粗犷的声音：

“再吹，大风就要来了。”

没有听清什么就要来了，但我们切实觉得有什么就快逼近了。我们握紧杏核，径直朝磨房沟奔去，一路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音乐。我把手伸进衣兜里，手就碰到了一块冰凉的东西，取出来，是两块大银圆。满秀看见银圆立时睁大了双眼，不敢相信我这么轻易就拿出了她阿爷在颈脖上挂了一辈子的珍宝。满秀伸出指头抚摸着手中的银圆，探究着上面的图案，正当她想把手指伸向龙口的时候，我的喉咙发出了一声凶猛的吼叫，满秀以为是龙啸，惊叫着跑过了木板桥。跑过了磨房沟，跑过了粮店坝子，我们在卫生院门外的一座长椅上歇息，晃动着脚，发出一串嬉笑。我们就这么意外地来到了小镇上，还没有来得及梳洗打扮自己。我扭头看到卫生院外面有个小水池，准备去洗把脸。刚起身，见吉牧提着一只茶壶从卫生院门口走了出来，他走到水池前，拧开水龙头，自来水白花花

地流淌出来。水壶满了，水溢出来溅湿了他的皮靴子，他才拧紧水龙头转身走进了卫生院门口。

我小心地走向卫生院，踮脚去探门边的玻璃窗户，见几张木床上躺着几个病人，有的在沉睡，有的在巴巴地望着挂在床头的输液瓶。我又朝第二个窗口走，刚踮脚就看见靠墙的一张床上，思姐斜靠着，吉牧正用湿毛巾为她擦手。阳光刻画着思姐的脸庞，五官有棱有角，尤显出她的严峻来，仿佛病榻是为她准备的宝座一样。

这时，一个医生走进来准备为思姐输液，思姐很快把手藏进胸前的对襟里，并微微闭上了眼睛。吉牧觉得这样的举动冒犯了医生，忙把思姐的手从对襟里取出来好让医生为她注射，却见思姐手中攥着那方手帕。吉牧知道了她的意图，打开手帕，取出一块银圆准备不声响地塞进医生的手里，医生见状触电一般把手缩了回去，吉牧就握着银圆站在医生近旁。医生脸上的表情慢慢复苏，他耐心地牵过思姐的手，在那厚实的手背上轻拍几下，开始细细地寻找皮肤下的血管，手中的针头就穿入了她皮肤下的血管里。医生转身离开病房，吉牧赶忙忙追了出去。思姐独自留在病房里，用没有输液的那只手背去揩眼睛，手背并没有湿痕。满秀也踮着脚跟我一起看病房里的动静，还没有看清，我们的气息就模糊了眼前的一小片窗玻璃。

我把手伸进裤兜里，握着银圆离开了那扇窗户。我朝着小镇的银匠铺走，满秀紧跟着我，脚步比平日里轻快了许多。系皮围裙的老银匠坐在门槛上喝茶，阳光照着他水杯里的浓茶，映射出一个圆形的光影在他额头上晃动。我径直走向柜台前，去看已经打造好的银器和铜器。我一一细看，像深谙其中的奥妙。银匠也放下水杯，走到柜台前与我一起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。看完所有的器物，我把手中的两块银圆放在柜台上说：“请给我打两副银耳环。”银圆落在柜台玻璃上，发出有别于其他金属器物的清亮声音，它轻盈，雅致，高贵。我指了指摆放在柜台里一副形似月牙的耳环说：“打这样一副。”又指了指一朵梅花瓣的耳环说：“再打这样一副。”满秀的眼光追随着我的手指头。银匠拿起了银圆，眼神始终保持着不可思议。等他拿出放大镜细看的时候，一只手一把从放大镜下取走了两块银圆。我仰头看，是母亲。银匠几乎没有回过神来，放大镜还照着他的掌心。

母亲对银匠说：“丫头不懂事，莫要当真啊。”说完，她牵住我的手，连拖带拽离开了银匠铺。我的耳边尽是母亲疾走时摆动裙袍边子发出的声音，像大风吹开了一片又一片曼陀罗花朵一样。

几天后的傍晚，我和满秀在平石板上玩耍，看到磨房沟经过了两个人影，走进了一片松柏树下。不一会儿，他们躬身从树下走了出来，朝着安静观望的人们点头打招呼。我早就认出是思姐和吉牧，但他们没有从众小孩中一眼认到我，我就用其他孩子那样陌生的目光目送他们离去的背影：男人微微躬身，手扶在女人的腕上，步态轻松明快地走进了夜色里，有几颗星子在村子上空一闪一闪地为他们亮着。

人们沉浸在这幽静的景象里，直到平石板上有一位老人犹犹豫豫地喊出了一声：“思姐小姐。”孩子们把这一声当作了一场游戏开始的指令，你追我赶地玩闹起来。那位老人就在这嘈杂声中隐约说起一件往事：从前，七日村庄有一户姓夏楚的大户人家，家中有一个满月样好看出众的女儿。每年小镇上举办庙会，十里八乡的人赶来只

为能看上她一眼。那年庙会，恰巧瓦斯土司的通司带着采茶叶的马队走小路经过小镇，通司一眼看上了她，凭着能言会道的本事留下来当了上门女婿。婚后，他们生下了一对女儿，大的叫仁赤，小的叫思姐。可惜，自古美人命不长……

村子上空传来一声又一声歌唱般的呼唤时，孩子们逐个离开了平石板。我没有听到属于我的呼唤，但还是朝着家的方向大声答应，一刻也没有停留地穿过层层细风朝家奔去。

思姐和吉牧回到了火塘边，依旧坐在靠壁橱的位置上。母亲在为他们准备晚餐，屋子里逸散着牛骨粥的香气。思姐并不端碗，她在跟母亲轻声细语：“阿妈就是在这个季节离开我们的，那晚的月光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盈满，它照着阿妈的脸，像她做着美好的梦一样。她的手冰凉，我就把她的手放进我的怀里。可是，那晚家中做着一场很大的法事，念经声、法铃声无限地催着我入梦。等我醒来，阿妈不见了，我就每天去坐在村口的平石板上，等阿妈回来，直到我远嫁到仙林岗村，都在等待有一天阿妈会悄悄地出现在我面前……”

母亲抬头看了看窗外的月光，陷入短暂的回想，开口说：“那年，酸梅子和藏杏花早就开了，野雀是在花落的时候才开始鸣叫的。我一直在想，花开的时候，它们到底去哪儿了？”

思姐开始徐徐地吃粥，不发出一声咳嗽。我去为他们添粥，我从他们身上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，觉得这是安稳的气息。不咳嗽的思姐因为安静而显贵不俗了。看到我看她，她从胸前的对襟里取出花手帕，抖了抖上面的折痕，去拭嘴角。接着，她开始折叠那条手帕，把月光细细地折进了手帕，揣回到胸前的对襟里。我觉得，她是想把七日村的月光带回仙林岗去。继而，她用月光般的声音对我说：“我在梦里见过你。如果你阿妈允许，这趟我想把你领回去了。”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记起了梦里那个唱童谣的女子，还有铺展在她身后那没有奶娃香气的被窝。母亲没有回应，她低头看我，眼光轻柔又爱惜地抚摸了一下我的一对薄薄耳垂。

吉牧对我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后，认真地对我说：“我们的家在一座种满茶树的高山上，我有很大一群羊子。我要挑选一只最乖的羊子送给你，作为初次见到你的礼物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没有看思姐一眼，羊群像是他自己的银圆。我并没有特别想得到，但我的想象就已经为他戴上了一对小铜铃，它驮着我的书包送我上学……我欢喜地藏进母亲宽大的袖子后面，不出声地笑了。

又一年春天到来，山坳里的酸梅树和藏杏全部盛开的时候，站在平石板上都能闻到若有若无的清苦香气，那么像远方捎来的消息。我看到从小镇上空飘来一片白云，扯下平石板边的一把青草遮挡在额上眺望。与我一起眺望的满秀问：“你是在等一片云吗？”

我没有告诉她，我是在等很乖的一只羊。